

一封信引出农村干部改革方案

1986年对我来说,是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年,也可以说是我的人生旅途的中转站。

我1972年高中毕业踏入军营,在部队受了四年锻炼。复员后,我在一家企业跑购销业务近10年。这10年里,我奔波于东西南北,对农村一些现象有了深入了解。经过思考,我提出了三个建议。一、农村干部应由群众选举产生,规定任职期限,不能搞“永久牌”。二、农村干部工资应和个人贡献、本村经济状况、群众收入高低挂钩,实行浮动工资或贴补,干得好可以奖励。现在农村干部拿的是固定工资,旱涝保收,吃的是大锅饭,端的是铁饭碗。三、注

意发展农村青年入党和充实干部队伍,农村干部和党员中老的多、年轻的少,文化程度偏低,农村青年入党难。

我将这些建议写成信,寄给博爱县委和县政府。一天,村干部通知我去乡里,说有领导找我谈话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,赶到乡政府办公室。几位干部站起来和我握手,乡党委书记闫静昌介绍,他们分别是县委书记孟祥堂、县长卢大伟、县政协主席孙凤鸣。孟祥堂对我进行了表扬,并明确了县委的态度,将我的建议在“博爱工作简报”刊发,号召全县干部学习。他还说,针对我的建议,已经研究制定相关政策。

这次谈话后没几天,1986年10月16日的《河南日报》在头版头条以“农民谈农村干部制度之弊”为题,报道了此事。县广播站当做重点新闻,连播三天。一时间,我成了街谈巷议的热点人物。接着,焦作日报社、焦作电视台、河南日报社的记者相继来采访我,外省两个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也写信来征求意见。过了一段时间,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来采访,并且也在头版做了报道,标题为“许传奎一封信到引出一个改革方案”。县长卢大伟在全县信息工作会议上对我进行了表扬,并为我颁发了“博爱县委特邀信息员”证书。

那年冬季,我被调到



《河南日报》关于许传奎的报道

村党支部任支部书记,并当选为博爱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村里人都说,我是村里唯一一个上过大学和大广播的人,唯一一个受过大领导接见过的人,唯一一个当上县人大代表的人。我只好辞去厂里的工作,开始了人生新征途。(河南焦作许传奎 70岁)



知青频道

狠心买件军大衣



1975年,17岁的我到赣南一个小山村插队。这年冬天,当地下了一场大雪。我和另一个知青到赣州办事,只穿着一件用手套纱线织成的所谓毛衣,很冷。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商店,想买件棉袄。找了大半天,没找到便宜点的棉袄。有件军大衣被我看上了,一问价,要15.8元。天哪,我们下乡近半年才挣到十多元钱!可天气如此寒冷,我咬咬牙,买了下来。

回到知青队,大家看我穿上了时尚的军大衣,都十分羡慕,拿过去穿穿看看。回宿舍后,我把大衣放进箱子里,只有回家或到公社、县城开会才穿一下。但有时也会破例,比如哪位知青要是感冒了,我也会主动拿出军大衣来表表爱心。(江西赣州 黄欣 65岁)

军营热血往事一桩桩

去年5月,我们十多位分别50多年的老战友终于见面了。战友们带来了一张照片,让我想起了在部队时的许多事。

我1959年底从河南虞城入伍。不久,1960年春天,部队就奉命到太行山上开山打石,烧砖、烧石灰,自建营房。早起上山,天黑下山,大铁锤把子把每个人的手上都磨出血泡,手指被磨得变形。经过近一年时间奋战,我们完成施工任务,返回老营区开始军事训练。

1962年国民党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,我们换发新式武器装备,做好一级战备,准备随时出发到福建前线。我们都写了请战书,有的战友还写了遗嘱。

1963年,华北地区遭



李振庭(前排中)退伍时和战友合影

遇特大暴雨,我们紧急参加抗洪抢险。为了抢救受灾群众,我们将自己睡的木板床拆开,做成木筏。战士们在一米多深的急流中推着木筏,将被洪水围困的群众营救了出来。

1964年,全军开展大规模练兵和比武活动。我营二连战友刘福德在全军步兵刺杀比武中获得第二名,荣立二等功一次。他受到刘少奇接见,他的刺杀照

片刊登在《解放军画报》封面上。我和战友张孝波在全师步话机比武中,两次获得全师第一名的好成绩。

1965年,我们部队千里行军拉练,第三天,班里年龄最小的白国强两个脚底磨出七八个血泡,行走非常困难。我请示营首长后,同意他乘坐收容队的大马车随部队前进。他说:“我不能掉队,我掉队了就影响了全班荣誉,坚决不坐收容队的大马车。”他一直坚持着将千里路程走完,受到营里表扬……

我们战友相聚那天,面对老照片共同回忆军旅生涯,仿佛又回到了那热血沸腾的年代。(河南商丘 李振庭 85岁)

父亲是个“狠心”人

相当长一个时期,父亲在我心里是个“狠心”的人。

我家兄妹四个,我是老大。在我小时候,一家人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,吃水要到湘江去挑。我八九岁时,父亲把挑水的任务交给了我。我的个头矮,第一次挑水,望着一层层麻石阶梯,只想打退堂鼓。我费尽千辛万苦到了家,桶里的水只剩下一半。父亲望着我直摇头,说:“人的力气是

挤出来的!我十多岁就在盐矿光着身子拖盐,拖不动,就会挨打、挨骂,哪有你这么享福?”我委屈得只想哭,可父亲硬是让我挑满了一缸水才罢休。还有一件更加难忘的事。我12岁那年冬天,雪花飞舞,湘江边结起了一层寒冰。偏偏这时,父亲要我帮他洗一双解放鞋。他下班后,第一件事就检查那双半旧的解放鞋,发现没洗干净,指着我的鼻

子骂了起来:“你连一双鞋子都洗不干净!人看幼小,马看蹄早,长大参加工作哪个单位会要你?”于是,我不得不提着那双解放鞋,再次走到了冰冷的湘江边……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我现在才明白了父亲当初望子成龙的良苦用心。一句“力气是挤出来的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,也影响了我的人生。(湖南湘潭 朱建海 73岁)

自己组装收音机

上初中时,我对无线电比较爱好。1972年,我们几个无线电爱好者在物理老师的帮助下,从上海邮购了收音机零件,回来自己组装收音机。那时我住校,每月家里给十几元伙食费。我吃饭时省着花,几个月下来攒了十元钱,才买了这些零件。

在组装时,老师给我们很多帮助,电烙铁、焊锡、万用表、电线等任我们用,还给我们讲解各个元件在线路中的作用,并手把手教我们焊接和组装。每天一下课,我们就钻到了实验室里,不懂就问,不会就学,有时手被电烙铁烫着了也不吭一声,真够敬业的。经过半个多月努力,我们成功组装收音机,收听到了广播电台节目。(新疆乌鲁木齐 赵国强 67岁)

当扫盲小先生

1956年4月,正在读初中的我,和同班的10多名同学被学校指派到南京水西门外的水关头搞扫盲活动。每周三次教学,只能在下午上完自习课后赶去。而从学校所在地到教学点,至少要40分钟。

根据居委会要求,我们一户一户地开展扫盲活动。我去的人家是一个弹棉花的,其他同学去的住户也多是做小生意的。他们比较忙,但只要我们这些小先生一到,家家户户都会传出读书声。我们的学生里有年轻人,但多数都是成年人。他们都有强烈的学习愿望,学习非常认真。我们那次搞扫盲活动时间不到三个月,原本是文盲的人们通过学习,最少的也能认识两三百个字。(江苏南京 汪兴福 77岁)

征稿

每到冬天,许多身在南方的人都在向往北方的雪。那么,回忆里的雪天,有没有值得讲述的故事?“当年”版征集相关稿件,投稿邮箱:dangnian@laoren.com。